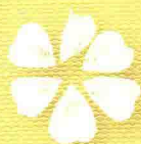


周大新文集
中篇小说

香魂女

周大新／著
XIANG HUN NU



小说，在文苑里占了一大部分。她是我的最爱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对她产生了爱意。上高小的时候，就开始读小说了；上初中时，谈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；上高中时，已试着把作文写出小说味；当兵之后，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。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、穿衣发愁了，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。只可惜，几十年忙碌下来，由于雕功一直欠佳，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，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。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周大新文集

香魂女

周大新 / 著
XIANG HUN NÜ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魂女/周大新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周大新文集)

ISBN 978-7-02-011496-2

I. ①香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8353 号

选题统筹 付如初
责任编辑 欧阳婧怡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校对 刘光然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30 千字
开 本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29.5 插页 2
印 数 1—3000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496-2
定 价 4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自序

自1979年3月在《济南日报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前方来信》至今,转眼已经36年了。

如今回眸看去,才知道1979年的自己是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,以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会一帆风顺,以为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得无限,以为有无数的幸福就在前边不远处等着自己去取。嗨,到了2015年才知道,上天根本没准备给我发放幸福,他老人家送给我的礼物,除了连串的坎坷和成群的灾难之外,就是允许我写了一堆文字。

现在我把这堆文字中的大部分整理出来,放在这套文集里。

小说,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。她是我的最爱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对她产生了爱意。上高小的时候,就开始读小说了;上初中时,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;上高中时,已试着

把作文写出小说味；当兵之后，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。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、穿衣发愁时，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。只可惜，几十年忙碌下来，由于雕功一直欠佳，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，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。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。

散文，是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把小说比作我的情人的话，散文就是我的密友。每当我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在小说里说出来时，我就将其写成散文。我写散文时，就像对着密友聊天，海阔天空，话无边际，自由自在，特别痛快。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，里边的人和事很少是真的。而我的散文，其中所涉的人和事包括抒发的感情都是真的。因其真，就有了一份保存的价值。散文，是比小说还要古老的文体，在这种文体里创新很不容易，我该继续努力。

电影剧本，也在文集里保留了位置。如果再做一个比喻的话，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。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，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，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。学写电影剧本，其实比我学写小说还早，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我就开始疯狂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写电影剧本，只可惜，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分之一。我失败了。可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，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，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。

我不知道上天允许我再活多长时间。对时间流逝的恐惧，是每个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能在心里生出来的。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福德·斯科博士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理论：时间并不会像水一样流走，时间中的一切都是始终存在的；如果我们俯瞰宇宙，我们看到时间是向着所有方向延伸的，正如我们此刻看到的天空。这给了我安慰。但我真切

感受到我的肉体正在日渐枯萎,我能动笔写东西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,我得抓紧,争取能再写出些像样的作品,以献给长久以来一直关爱我的众多读者朋友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这套文集的机会!

感谢为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付如初女士!

2015 年春于北京

目 录

铜戟	1
香魂女	51
军界谋士	87
人间	125
蝴蝶镇纪事	195
走廊	247
伏牛	326
河里太阳	398

铜 戟

时高、时低，时急、时徐，时南、时北，时东、时西。它似乎知道要飞去哪里，又似乎茫无目的地。有一段日子，它停在了北部非洲，去看地中海的水。

海岸上有一片瓦砾地。

涂在石碑坊营门上的夕照，缓缓地开始褪去，砌在牌坊上的那些长条石块，渐显出它们苍褐的本色。生了凉意的晚风，轻轻地飘过去，拂弄着营门两侧香亭和鼓亭檐角上的风铃。几只归宿的斑鸠掠过营区，向远郊的那片槐树林里飞，把一阵咕咕声抛下来，扔进副营长杜一川的耳里。

他摇摇头，把郁郁的目光从悬挂在石碑坊营门下的那个铜戟匣上收回，挪了脚慢慢地向营门外走去。

生了绿锈的铜戟，静静地卧在玻璃匣里。

就要分别了，这古老的西校场！这生活了十一年的营房。

营门外就是街道。这里虽是宛城的西郊，街两旁高楼不多，但热闹还颇有几分。茶馆、饭铺、酒店、旅栈、卦摊，一家挨一家。买卖人的嗓门，卖唱人的胡琴，录音机里的女声，把一股股音浪向苍茫了的暮空抛。杜一川刚走出营门，一个唱河南坠子的女人的声音，就极清楚地响过来：

……军笛号角领前站，

两杆大旗是杏黄，

一杆写：勇跃战阵，

一杆写：奋争疆场。

步队单刀拿在手，

马队手使虎头枪，

刀枪密摆如麦穗，

大旗空中迎风扬……

一川止步，侧了耳听，这就是有名的坠子戏：《杨宗保扫北》。不过，只一霎，他便又急急地向前走，似要把那声音摆脱掉。

“哟，是杜营长呀！这么急慌慌地要去哪儿？”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响起，一川被人拉住。这才发现已经走到一家酒馆前，年轻的老板娘正含笑站在身旁。

“不来赏光喝几盅？傍黑喝点酒，一夜都舒服！来吧，大营长！”老板娘偎近身，紧拉着杜一川的胳膊。要在往常，一川早挣开走了，但现在，郁闷的心境使他突然对酒来了兴趣。“中！来二两，宝丰大曲！”他从对方酥软的胸前抽出胳膊，在一张酒桌前坐了。

……坐纛旗下一员将，

年少气盛不寻常，

金盔金甲映浮云，

七尺花枪生冷光……

坠子声又亮亮地传过来。一川一杯大曲落肚，热气正往上升，听到这唱词，一股莫名的烦躁涌出来，“哐”一下挥拳砸桌上，空酒杯滴溜一转，“啪”地落地，变得粉碎。

老板娘回身看他，俏脸一愣。

“对不起，”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“杯子我赔！”

“嗨呀，我的大营长，一只杯子，说啥赔？”熟谙人心的老板娘看出了他心绪不好，忙又送上一只杯子。

碎了！是的！那金色的梦和这杯子一样彻底地碎了。营队撤销了，营房明早就要租给宛城国医大学作校舍了，你剩下的就是等待转业！当营长已不可能，军装都得脱了，还上哪儿去当统兵将领？《山地攻坚》《战术概要》《带兵之道》《当代战争》，你没明没夜读的这些书还有什么用？！年已三十，你还能立什么业，成什么景？

“嗨，副营长，你也来喝了？”随着这个嗡嗡的声，三连司务长在杜一川的对面“哐”地坐下，朝他咧嘴一笑，跟着便去上衣袋里掏钱，边掏边叫：“掌柜的，八两，泸州！”

一张拾元的钱被司务长“啪”一声摔到了桌子上。随了那钱飞出来的，还有一张姑娘的照片飞落到杜一川面前。

司务长忙伸手捡过去。

“未婚妻？”杜一川淡淡地问。

“过去是。”司务长嘲弄地笑了，“听说咱们营撤销，我要转业回乡下，不跟我了！可就她这副模样，不跟我也省得老了以后恶心！怎么样，副营长，你看她能打几分？”他把照片伸到杜一川面前。

杜一川默默端起了自己的酒杯。

“他娘的！怕连三分也不值，还跟老子摆谱！”司务长“啪”地把照片扔到桌子上。不过片刻之后，他又伸出一个手指去桌上蘸点酒，粘起照片放进了衣袋：“老子还要好好给她展览展览。来，喝！副营长，这年头喝酒好，咱今晚喝他个一醉方休！醉了快活！来，干！现在一说不打仗，上级就不要咱二营了！撤销，多干脆！不过，撤了也好！以后咱再也不受他军规的约束，自由自在！干！”

……征尘滚滚遮日光，

马上众将斗志昂，

大队好似千层浪，

又似瀑布下山冈……

杜一川伸手端杯，杯却被一只白嫩的手拿走了。一个姑娘急切地低叫：“副营长！”

杜一川仰脸，一愣：桌旁站着营部的女医助成蓉。

“营里要出事了！”还没容杜一川开口问，成蓉就擦了一把额上细密的汗珠急急地低声道，“营里好多干部都在一连连部聚着。一连长说要领上大伙去师部闹一场，问问这次为什么偏撤我们营！”

“哦？”杜一川眉峰一抖，霍然站起。他这才发现，天已黑了下来。豫西南仲秋的夜晚，悄无声息地到了……

一屋子的烟。每个人嘴上都吐着雾。两毛三的“白河桥”、四毛三的“南阳红”、五毛四的“诸葛庐”，什么牌子的都有，什么味儿都全。一连连部的屋子里都是人。凳子上、铺板上、桌子上，或倚，或坐，或立。正中间的桌前，坐着脸色阴沉的一连长秦田齐。

此刻秦田齐的心里，也像这屋里一样，满是烟、满是雾。

就在那烟雾之中，他的家——豫东兰考县境盐碱滩上的那个小村，那两间破败的土墙草屋，渐渐地显露出来。消瘦的妻子走出草屋，弓了腰拉着粪车向地里走，九岁的女儿在后边推。吱咯、吱咯，平板粪车的车轮在地上慢慢地滚，沉重地转，响声尖得刺心。娘，爹啥时回来领咱去？快了，快了，再有一年。娘，我那时就在城里上学吗？那是！你爹的营房就在宛城西郊，离市里热闹地方近，上学自然在城里。她爹，你说俺娘们明年真能随到队伍上？当然，我熬了十四年，明年就到了带家属的年限。到那时，你去团的家属工厂上班，孩子去十四小上学，多好！

多好！可是，二营撤了！除少数干部平调到没撤的部队外，大部分人等着转业。明日营房都要交出了，还谈什么去办妻子的随军？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下来，到如今就这样再一个人回去？！

他伸出青筋暴突的手，把烟头重重地按灭在烟缸里，而后，抬起了头。络腮胡子多日没刮，粗硬的胡楂立在他那黝黑的脸上，使他的面孔有些可怕。“我们见了他们，主要说些啥？”他的声音阴厉、低沉。

“说啥！主要说一条，为什么偏撤我们营？”倚在窗台上的一连副连长愤愤地叫，“还不是因为我们营在上边没有人！师里、团里的主要头头都不是从咱营出去的，咱们他妈的是前妻的儿子，要扔就扔，谁心疼？！”副连长说到这里，声音中夹了丝哽咽。今天晚上的这场会，最初其实就是他的事引起的。原说要调他到没撤的一个部队去，谁知就在他准备去报到时，又接到通知：不去了，准备这批转业。一打听是人家的领导顶着不要，安排了本单位的干部。事情也巧，就在这时他那怀孕八个月的妻子，按他原来的安排吃力地腆着肚子，来队准备生

孩子。一路辛苦的妻子，听说他很快也要转业却又让自己来队，自然要哭几声、吵几句，副连长心里正烦，哪听得下这哭吵声，狠狠地一巴掌就甩过去。这一掌的后果太大，妻子仰身一倒，早产了。婴儿如今还在危险中，这突然而至的灾祸把一连副连长击垮了，今天晚饭后，一个战友来劝他，刚说了句想开点，他便呜一声哭开了。就是这哭声引来了这一屋子人。就是这哭声让每个人想到了营队撤销后自己面临的问题。也就是这哭声让秦田齐想到妻子、女儿的不能随军，想到1979年自己在南疆时的苦战，想到连里那些辛苦争得的奖状和锦旗从此就要被人们忘记。

秦田齐心里蓄满了怨和气！

妈的！闹一场！怕啥？顶多不过是去坐监狱，坐监前也要出出这口气！

“还要说些啥？”他又低沉地开口问……

它飞得镇静、自如。有一些日子，它婷婷落在了南亚次大陆，看恒河—印度河平原，看喜马拉雅山余脉上的植被。

山里有一道烧红的谷地。

街两旁各种店铺、地摊上的灯都已放亮，白炽灯、日光灯、电石灯、煤油灯、马灯、汽灯、蜡烛，把不宽的街道染紫、涂黄、刷白、抹红。就在这灯光炫目的街道的一侧，杜一川和成蓉急急地向营房走。但快到营门口时，杜一川却突然放慢了脚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前边的成蓉扭过脸问，含了笑。她的微笑浅而不露，几乎没有拉长嘴唇，只腮上依稀显两个酒窝儿。

“教导员不是在家吗，来喊我干啥？”他冷冷地说，乌亮的双眸在成蓉那苗条的身上极快地扫了一下。刚才，当他猛听

到一连长要领人到师部闹事的消息时，他想到营长长期因病住院，自己代理营长职务，这样的事应该去管。但随了成蓉往回走，看着成蓉那窈窕的背影，闻着她身上散出的淡淡香味，他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教导员——那个副军长的白净、潇洒的儿子，那个赢得了成蓉爱慕的万彬。一股沉在他心底的嫉恨翻上来。

这事应该由他管！

他是教导员，营党委书记！你是什么？归根结底还不是个“代理”，过了今夜你是什么？平头百姓！这棘手的事，你管得着？

杜一川一提到教导员，成蓉原本就露红晕的脸，霎时红得更艳。她是那种文静、害羞的姑娘，尽管她和万彬的关系在营里早不成秘密，但每当人们在她面前提到万彬时，她总还禁不住要脸红心跳。“这事他知道，就是他让我出来叫你回去的。”她轻声解释。

“叫我干什么？他不会去处理？！”杜一川依旧冷冷的，随了话音，瞳仁中闪过一丝恨。是的，那种积聚已久质量变得很重的恨。他嫉恨万彬，更恼恨成蓉，当然，对后者的恨是掺了爱的恨！是爱而不能得的恼恨！

他当初曾对成蓉产生了怎样浓烈的爱！

他承认最初让他心动的是成蓉的漂亮。那弯弯淡淡的眉，那温柔沉静的眼，那小巧方正的嘴，那玲珑秀气的鼻，那莹白粉嫩的颊，他的心不能不为之一动。但那不过是一动而已，他并没有因此想到去爱、去获得。他对男女之事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总认为男人应该在功成业就之时，再把心分一点给那些事，否则，心沉温柔海，业必被抛开！真正激起他爱她是那次他发高烧。云里雾里，整整两天，当他终于醒来时，看到双眼

熬红的成蓉正用酒精棉球在他胸前、脚上擦，那么轻、那么柔，接下来她给他喂饭，让他的头靠在她胸前，双手环过来，一手端碗、一手拿匙，一匙一匙，那么耐心，那么仔细。后来她为了不让他心焦，坐在床头给他读他当时正阅读的《水网地的进攻》。那枯燥的军事术语，从她的口中柔柔流出来，竟那样动听、易记。成蓉在尽医生职责时显示出来的那份女性的温柔，把杜一川作为一个男子压在心灵深处的那支古老的、美妙的、自由的乐章唤醒了，把他原来先成业后去爱的决心摧毁了，他的心开始抖起来。于是，爱便不由自主地萌出、漫涨，终至于洋溢。那日，他听说成蓉爱吃虎皮豆，一次上街就买了二十袋。但买来了他却不敢送，怕她拒绝收，怕别人知道了笑，长期的自我压抑，使他爱的胆量已经变得极小。犹犹豫豫，胆胆怯怯。多少次轻步走向卫生所，多少次又悄步退回去。一天傍晚，他发现她一个人向营区后的树林里走，终于下决心悄悄尾随过去要向她倾吐。谁知一到林中他才发现，教导员万彬正站在林中等她，两人一见便拥抱在了一起。他立时觉到了一阵剧烈的头晕……

爱不成就恨，这是爱的普遍法则。只是一川平日把恨压在心底。此刻，他不想再压，反正大家只剩最后一晚在一起了。

成蓉愣了一霎，她猜不出杜一川何以变了态度，刚才那样急地随她往回走，此刻竟冷冷地想推托开。她略略有些生气：营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竟然想推！但即使生气，她也是柔柔地说：“他说，叫你回去商量商量。”

商量商量。这四个字堵住了杜一川从心底涌出的恨。是的，你是代理营长，处理这种事情，可以叫你回去商量。他无话再说，便扭开头，径直向营门里走。

“小杜!”石牌坊营门的一侧,突然传出一声苍老喑哑的唤。两个老人蹒跚着向他身边走来。借着营门灯,杜一川认出,走在前边的那个独臂老人就是成蓉的爸爸,二营的老营长成史柱,他是在听说老营队要撤销的消息后,特意来队看望老营队的干部战士和女儿的;那另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,是住在营门对面的魏五爷。

“有事,老营长?”杜一川转身迎向二老。尽管他对成蓉恼恨,但对成蓉的爸爸却极尊敬。这老人十几岁时和日军作战被砍去左臂,仍一直坚持在部队战斗,战功卓著。1956年才因独臂不便部队生活,转回老家休息。

“这个戟,”成蓉爸抬手指了一下悬挂在营门正中的铜戟匣,“造的年代不知道,但也算一件文物了。当初国民党的部队弃营南逃时,你魏五爷悄悄取下保存起来,直到我领兵进驻西校场时,才又献出重新挂上营门。后来博物馆几次来人要,都被我顶了回去。听说从明儿起这里已不再做军营,五爷想问问能不能把戟取下来,交到博物馆去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杜一川抬头望一眼那暗绿色的铜戟,点头答。

“那就——”

“爸!”成蓉打断了爸爸的话,“你少说几句,杜副营长有急事——哎,流星!”正说话的成蓉向远天一指。

众人抬头,只见一颗流星向东南坠去。

“八点十分。”成蓉边看表边小声叫。

“这丫头!”成史柱嗔怪地看了一眼女儿,而后朝杜一川笑笑,“小蓉从小喜欢看流星。你有事就忙去吧!”老人挥着独臂……